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下

乙未 孝昭皇帝始元元年夏益州夷反募吏民發犇命擊破之○秋七月赦○大雨至于十月

書法 七月至于十月恒雨也故謹書之綱目書大雨六是年成帝建始三年新莽乙亥年庚辰年靈帝建寧二年獻帝建安十八年有書六十餘日者矣庚辰年未久也書霖雨六詳秦二世二年書雨水十五書雨二有書六月至于九月者矣靈帝中平六年未大也大雨且久莫甚於此時矣

燕王旦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 考異 燕上漏圖字

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之長安問禮儀陰刺候朝廷事及詔賜錢益封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齊孝王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脩武備備非常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旦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殺諫者韓義等凡十五人八月青州刺史雋不疑收捕澤等以聞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

集覽 陰刺候陰猶言暗地也刺七迹反伺候注刺探候伺也

質實 雋不疑勃海人

書法 書赦弗治何識其刑也弗治之辭二燕王旦謀反赦弗治失有罪之辭也識也有司奏梁王立罪寖不治存厚之辭也美也其惡不嫌同辭終綱目書弗治二皆謀反赦二以秦符重皆赦而

復反者也

以雋不疑為京兆尹

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録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集覽 行縣行下孟反謂至諸縣有所按察也續漢志云郡國以春月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絶録囚徒注見明帝永平十四年

書法 書京兆尹始此終西漢之世書京兆尹八雋不疑趙廣漢黃霸張敞王尊王章王駿何武皆嚴能吏也惟黃霸以不稱職書罷歸故官

九月車騎將軍秺侯金日磾卒

初武帝以日磾捕反者馬何羅功遺詔封為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卧受印綬一日薨諡曰敬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上卧起賞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光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集覽 秺侯秺縣屬濟陰漢書音義曰秺與秅通音都故反今濟陰成武縣有秅亭賞奉車百官表有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建駙馬都尉百官表有駙馬都尉掌駙馬

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冬無氷

書法 綱目書無氷二是年武帝元狩六年舍是無書者史畧之也

丙申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以劉辟彊

劉長樂為光祿大夫

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拜二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

集覽 春秋富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注春秋富年少也比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春秋富辟彊守劉辟彊楚元王交之孫為郡太守長樂衛尉劉長樂為衛尉百官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

正誤 辟彊守長樂衛尉今按楚元王傳霍光拜辟彊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漢制官吏初除皆試守滿歲稱職乃為真長樂宮名也宣帝紀師古注亦云謂長樂宮之衛尉也百官表云長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師古注各隨所掌之宮以名官夫霍光專政或勸其納用宗室可以免患故擇二人可

用者官於朝何乃出辟疆
為郡守乎集覽之誤明矣

三月遣使振貸貧民種食○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
年田租

書法　除者何全免也武帝征斂百端經用不足昭
帝即位一年耳乃能全免天下今年田租亦
在乎人而已書除今年田租始此終綱目書全除
天下今年田租四是年宣帝本始元年和帝永元九年唐玄宗天寶十四載至於一州一道與夫量
免蠲免不與焉煬帝免天下今年租賦不書隋大業一年玄宗免天下今年田租不
書唐開元二十七年泰也故削之

發明　自武帝多事已甚民困極矣霍光輔佐孝昭
初年問民疾苦是年振貸貧民今又除民田

祖凡此皆當時善政有補於民者也綱目詳而書之美蓋在其中矣

○匈奴狐鹿姑單于死子壺衍鞮單于立

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矯單于令更立其子為壺衍鞮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不復肯會龍城匈奴始衰

集覽 墮殰罷極 墮落也殰胎散也罷讀曰疲極困也言馬畜孕重者如是故匈奴苦之右谷蠡王服虔曰谷蠡音鹿離匈奴之官有左右谷蠡左谷蠡王以次為左賢王顓渠閼氏顓渠名也閼氏注見高帝六年壺衍鞮單于之號也鞮丁奚反

丁酉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

冬十月遣祠鳳皇于東海質實東海郡名注見桓帝永興二年

書法書祠鳳皇病霍光也有學術者不至是甚矣自霍光一開其端是年而宣帝以鳳皇書者六本始元年地節元年二年神爵元年三年甘露三年皆譏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終綱目書鳳皇七

十一月朔日食考異十上漏圈子

戊戌四年春三月立倢伃上官氏為皇后赦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每休沐出桀常代入決事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丁外人安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

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言於長主以為然召安女入為倢伃

集覽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書記所稱曰歸休休息休澣皆假也葢長公主私近子客丁外人葢公曷反泰山郡有葢縣長公主為葢侯妻故稱葢長公主私近家臣也猶言私人子客者人之嘉稱也姓丁名外人椒房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煖而芬辟除惡氣漢官儀曰椒房者取其蕃實之義

正誤私近子客丁外人今按此謂私竊昵近之也

質實葢縣名注見元鳳元年

書法於是帝年十二而后方五歲立后之幼未有甚於此者桀私也亦大早計矣哉

發明昭帝是年春秋十二而上官氏亦始五歲遽乃正位中宮此則霍光不學之故爾綱目書

此文無貶詞而義則在其中矣

秋令民勿出馬

詔曰比歲不登流庸未還往時令民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減之集覽流庸謂流離庸調之人中都官謂京師諸官府也正誤流庸今按庸與傭同謂流移他處及傭作於人者

西南夷復反遣兵擊之○以上官安為車騎將軍考異上官二字當作后父按封拜例曰凡以親戚貴重者書其屬此年上官后初立即拜安為車騎將軍當書后父安以著謀逆之端

己亥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

有男子乘黄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腰斬程子曰雋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胡氏曰蒯聵衛靈公之世子也出奔於宋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更立他子也靈公卒蒯聵之子輒遂自立以拒蒯聵亦未嘗有靈公之命也蒯聵叛父殺母當黜何疑然輒拒之則失

人子之道矣故春秋於趙鞅納蒯聵書曰世子明其位之未絶也於石曼姑圍戚書齊國夏為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非經旨矣彼據也稱兵閧下與父兵戰正使不死而父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吏收縛亦足以成獄而議刑矣不必引春秋也霍光不學故不能辯然其謂公卿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則格言也

集覽 公車以聞公車令注見文帝三年以聞謂以其事聞奏蒯聵逆命出奔蒯聵衛靈公世子之名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靈公怒蒯聵懼而奔宋蒯苦怪反聵五怪反輒距而不納輒蒯聵之子名也蒯聵奔宋已而之晉衛人立輒為君是為出公晉大夫趙鞅送蒯聵入衛衛距之不得入亡不即死以罪去國曰亡謂既亡去何不即就死地夏陽七國時衛入上郡少梁於秦秦惠王更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夏上聲正義曰少梁城在同州韓城南二

十三里夏陽城在韓城南二十里趙鞅晉大夫趙簡子也鞅於兩反書曰世子蘇子由古史曰春秋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者以其子輒得立於衛成其為世子故也㮣世子元子也穀梁傳僖五年公會王世子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又曰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疏云此云世天下者明其父在之故今傳以其特世父位故云世天下石曼姑圍戚書齊國夏為首石曼姑衛人也戚衛之邑也國夏齊人也事在哀三年衛石曼姑主兵圍戚而春秋書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是春秋序齊為首也注云曼姑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為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也曼音萬史記衛世家作石曼専索隠曰左傳作石圃此専音圃穀梁傳作曼姑専或音姑諸本多無曼字彼據也衛太子名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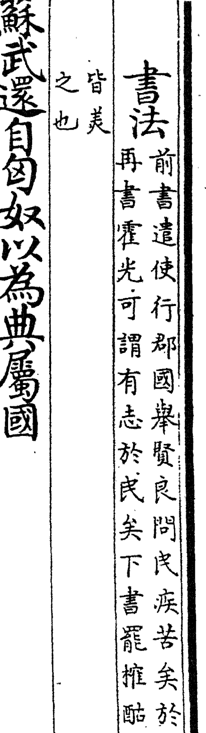
【質實】一統志云夏陽秦之縣名本晉之少梁邑也漢屬馮翊郡隋始析置韓城縣以古韓城為名唐

初置西韓州貞觀間州罷以縣屬同州五代梁屬河中府後唐復舊宋因之金改禎州元初州罷復為韓城縣尋復置禎州後罷以縣屬同州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罷儋耳真番郡 儋耳注見武帝元鼎六年真番注見武帝元封二年朝鮮

庚子 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

諫議大夫杜延年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説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間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集覽鹽鐵酒榷榷注見武帝天漢三年榷酒酤均輸官注見武帝元鼎二年均輸



書法 前書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矣於是再書霍光可謂有志於民矣下書罷榷酤官皆美之也

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

初蘇武既徙北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及陵降單于使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謂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足下兄弟皆坐事自殺太夫人已不幸婦亦更嫁矣獨有女弟男女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常願肝腦塗地今得

殺身自效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人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及是匈奴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與漢和親乃歸武及馬宏等宏前使西國為匈奴所遮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於是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貫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三百萬公田二頃宅一

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集覽**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漢書音義曰去藏也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劉貢父曰北方野鼠之類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即食之其草實乃頗去藏耳愚案去訓藏當音舉漢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弆以為榮注弆通作去音舉亦藏也亡人之地亡讀與無同自分已死人分扶問反自度我之分劑已是死人矣竹帛簡書也索隱曰古未有紙書用竹簡或用帛故云竹帛猶言青史也庶幾乎曹柯之盟庶幾幸欲也幸欲得如曹沫與齊桓公會柯而盟也事注見秦王政二十年典屬國秦官典主也主歸義蠻夷其屬官有九譯令

書法於是匈奴遣武及馬宏等歸宏不書嘉武節也終綱目使書還三是年蘇武唐太宗貞觀元年鄭元璹甲辰年後唐李德明惟武以美書

發明　武帝天漢元年書遣蘇武使匈奴至是凡十九年矣書還自匈奴則其全節可知然無褒美之詞何哉蓋亦臣子當為之事故爾此又綱目之深意也

夏旱○秋七月罷榷酤官

罷榷酤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内虛耗户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傜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辛丑　元鳳元年春三月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安賜帛遣歸

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帛各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

令郡縣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集覽

中牢漢儀云春桑生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于薄以中牢羊豕祠蠶神又左傳襄二十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注殷盛也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然則中牢與少牢無別矣更當考之又少牢注見唐太宗貞觀十九年

書法

書遣歸何譏也不遠徵之至則賜帛而已矣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書徵士始此終綱目書徵賢二十有一是年光武建武五年順帝陽嘉二年永和二年桓帝延熹二年靈帝中平六年後主建興四年魏主丁亥年晉武帝穆帝永和六年孝武太元十二年宋辛未年魏主壬午年梁武帝己卯年周主唐太宗貞觀元年高宗開耀元年中宗神龍元年玄宗開元六年代宗大曆三年德

宗貞元四年憲宗元和元年昭宣帝天祐二年書遣歸者一而已臣子不與焉書賜帛始此終綱目書賜帛四是年齊甲戌年魏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唐太宗貞觀七年惟此為譏辭

武都氐人反遣兵擊之考異氐下本有羌字實武都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夏赦○秋七月晦日食既

書法食既大變也於是臣下有謀上者天之示人昭昭矣故下書鄂邑公主等反誅終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書食既者十有二未有無應者也詳惠帝七年

○八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

上官桀父子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以是大怨光而桀安亦慚自先帝

時桀位在光右及是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桀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李德裕曰人君

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使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驛書往來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乃移病臥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集覽】為丁外人求封侯先上官安欲納女為后嘗許外人以封侯而託其言於蓋主出都肄郎孟康曰都試肄習也顏師古曰都大也太閱試習武備也郎謂郎官羽林道上稱蹕羽林掌送從初名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漢儀云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此言霍光於羽林營中道路上亦稱蹕也止畫室中止居也室中

有武帝所賜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之圖畫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之往也廣明東都門長安東郭門也往廣明時道經羽林營顏師古曰屬近也史作近耳謂霍光往廣明都肄郎時是近日事豪傑豪縱桀黠不羇之士也旦以語相平語去聲上與下言也燕王旦之相名平左將軍上官桀車騎車騎將軍上官安舍人父燕倉蓋主之舍人父姓燕名倉舍人注見漢王劉邦三年移病卧劉貢父曰移文稱病而卧也漢諸書云謝病皆同義姚崇病痁移告注移病于外休假曰告

正誤

羽林今按林字句絕屬上文真西山大學衍義注郎羽林者宿衛之士謂郎及羽林也畫室今按畫室謂彩畫之室成帝生於甲館畫堂注亦謂宮殿中彩畫之堂武帝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安知又畫於室中乎

質實

一統志云蓋古邑名春秋時屬齊孟子謂蓋大夫驩指此漢初置縣屬泰山郡後廢之隋嘗於此置東安縣故城在

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楊敞華陰人杜延年南陽杜衍人

書法於是主及旦自殺耳書皆伏誅何謀上也不誅則亂臣賊子接迹於天下矣終綱目書公主反逆誅死四鄂邑唐高陽太平惟安樂以韋后黨書其黨

發明元年書燕王旦謀反赦弗治則昭帝於天倫之恩已過厚矣至是覆出為惡夫復何辭然旦於衛太子敗亡之後上書求入宿衛已有覬覦之心武帝怒而削其邑由今觀之天資好亂之人不至於覆亡不止而武帝知子之明亦為不可及矣

冬以韓延壽為諫大夫

文學魏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

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

集覽 比干殷紂無道王子比干强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殺而剖視其心

質實 魏相平陵人韓延壽燕人

書法 書諫大夫始此綱目書諫大夫七韓延壽夏侯勝王褒王吉貢禹劉輔鮑宣東漢以下書諫議大夫凡十六詳光武建武五年

以張安世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勲以自副焉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安世湯之子延年周之子也

集覽 白用告白於天兮而任用之 質實 張安世杜陵人杜延年東海下邳人

書法 湯周子也二子可謂能蓋前人之愆矣綱目書之所以示勸也

匈奴入寇邊兵追擊之獲甌脫王

自是匈奴恐漢以甌脫王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遣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奔走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諷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集覽 以甌脫王為道服虔曰甌脫土室也胡兒作於境上以伺望漢人者立王以主之顏師古曰境上斥候之室為甌脫若今伏宿舍也甌去聲脫如字道引導也北橋余吾水北橋者於受降城北為橋以渡余吾水也余吾水注見武帝天漢四年羈縻索隱曰羈馬絡頭縻牛韁也漢

儀云言人被牽制如馬之受覊縻也

二年夏赦
壬寅

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
癸卯

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眭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必有匹庶為天子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順天命坐設妖言惑衆伏誅

集覽泰山石立泰山在泰安州北眭弘傳曰泰山萊蕪山南匈匈似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劉向傳曰冠石立於泰山注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為足一石居上上林僵柳復起生眭弘傳曰昌邑有枯社木卧復起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柳葉上蟲所食成此五

字案病已宣帝名也符節令畦弘符節令主符節事周禮八節圖符節出入國門及往來於關以竹為符取合焉畦弘姓名畦音息為反

質實 泰山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上林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

書法 宣帝之祥也綱目書石立二是年哀帝建平三年

少府徐仁自殺腰斬廷尉王平

燕蓋之亂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皆以為吳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者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諍與反者身無異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仁丞相千秋女壻也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

外内異言遂下平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吴為不道恐於法深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群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平仁弄法卒下之獄仁自殺平腰斬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集覽 亡過父故吏侯史吴亡逃過經也父故吏謂桑遷父弘羊舊日之吏也侯史複姓吴名也遷因亡匿而過其家首匿遷為句吴自陳首隱匿桑遷也詆吴為不道詆本作抵當也當吴以不道之罪案十惡罪其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畜蠱毒厭魅丞相久故為句謂千秋乃老成者舊也終與相竟竟亦終也光與千秋交善竟終此生也合和合音閤和去聲聲相應也

正誤 合和今按並如字

書法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故者必有其故於是有任其咎者矣故二子書官

凡書腰斬甚之也據鼂錯樂大劉屈氂成方遂皆腰斬不書腰斬

發明 樂分注所載仁平議獄之事甚明而深文者詆之甚曲然且不免極刑此漢法之酷可知

綱目所以於二人之死書其官而不書其罪也

冬遼東烏桓反遣將軍范明友將兵擊之

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強遂反漢得匈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間

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冦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冦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引去初光戒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明友乘烏桓敝擊之斬獲甚衆匈奴由是恐不敢復出兵集覽後即匈奴即後猶言倘若不及也質實烏桓注見宣帝本始三年鮮卑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五年趙充國隴西上邽人

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冠

書法帝於是年十七矣終綱目書帝冠十有三詳惠帝四年莫長於昭帝莫幼於宋主昱冠用正月歲首也先是惟惠帝書三月後此惟宋主昱書十一月

○丞相千秋卒時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已

二月以王訢為丞相○夏五月孝文廟正殿火帝素服遣使作治考異按甘露元年書太宗廟火則此孝文二字當作太宗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六日成集覽五校注見宣帝神爵元年

書法先是書高園便殿火矣武帝建元六年後此書太上皇太宗廟火矣宣帝甘露元年皆書素服不以作治書此其書作治何急宗廟也於是遣使作治六日而成可謂知所急矣故書是故昭帝急於宗廟則書遣使作治晉武慢於宗廟則書某年某月太康十年四月綱目之勸戒明矣

赦○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駿馬監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大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闕縣北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曰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吏士田伊循以鎮撫之封介子為義陽侯司馬公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

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以大漢之彊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集覽 安歸歸安歸質子之名也下歸還也尉屠耆名也屠耆音除祈橫門三輔黃圖云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名曰橫門如淳曰橫音光伊循城漢書循作修七制解伊修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處

質實 樓蘭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鄯善傅介子北地義渠人義陽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

書法 淮南王布書誘誅之反者也樓蘭王殺漢使者則其書誘殺何樓蘭之罪既謝服矣以中國而行盜賊之計於蠻夷以是為可醜也故書誘殺介子不書罪遺者也書誘殺始此終綱目書誘殺十是年獻帝建安二年劉備殺揚奉後主建興四年吳呂岱殺士徽懷帝永嘉五年石勒殺王彌

宋庚申年蒙遜殺歆梁丙午年拔陵殺胡琛陳甲申年周廸殺周敷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李密殺翟讓唐玄宗開元八年王晙殺僕固五代巳酉年郭從義殺趙思綰書誘誅二高帝十二年唐憲宗元和十四年

發明 誘殺之事春秋深貶焉有堂堂大漢乃為盜賊之謀而可臣妾萬國哉書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其惡甚矣

乙巳 五年夏大旱○發惡少年吏亡者屯遼東○冬大雷○丞相訢卒

丙午 六年春正月築遼東玄菟城

書法 城不書必關要而後書故内城書京都外城書關塞書漢長安吳武昌代戲樂平城涼姑臧燕龍城夏統萬齊建康吳越杭州孟知祥成都周大梁南唐金陵皆都城也苟都城雖外郭必書書漢受降玄菟吳濡須魏九城齊軹關唐應龍奉天原州鹽州三城唐德勝晉澶州周李晏口皆關塞也

○夏赦○烏桓復犯塞遣范明友將兵擊之○冬十一月以楊敞為丞相

書法 自五年書丞相訢卒於是丞相虚位者一年始書楊敞光專也

發明 去冬書丞相訢卒至今冬始書以楊敞為丞相則是曠年虛擬度之位其於國體從可知

矣爰自武帝增重加官而丞相爲具員是以國之大事皆不與聞如顧命廢立之類觀之綱目所書蓋可想見君子安得不爲之三嘆也

丁未 元平元年春二月減口賦錢什三 集覽口賦錢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人二十三錢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賦以補車騎馬

○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

書法 建元二年書有星如日矣於是復書流星大如月皆大異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果踰月而國有大喪矣書流星始此終綱目書流星三 是年成帝元延元年愍帝建興二年

○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

長安六月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帝崩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群臣欲立之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光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光即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邸賀昌邑哀王髆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數以奧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專意積精以適神大王誠留意於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

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王嘗與騶奴宰人游戲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儗於桀紂而得以為堯舜王說其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群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十人侍王數日皆逐去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

空危亡象也王仰天嘆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内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從者馬死相望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遂參乘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

集

覽太王廢太伯立王季太王古公亶父也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少曰季歷季歷生子名昌有聖瑞太伯知古公意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荆蠻以讓季歷是為王季後遂傳昌是為文王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記檀弓文鄭氏注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孔子家語曰周制立孫王肅注伯邑考文王長子言文王亦立子而不立孫也鵠音博哀王之名訢訢古欣字喬松之壽王喬赤松子皆古仙人也楚辭遠遊篇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又曰吾將從王喬而娛戲晦庵集註案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喬好吹笙作鳳鳴遇浮丘公接之仙去又楚辭惜誓篇曰赤松王喬皆在旁哀時命篇曰與赤松而結友兮比王喬而為耦蹶介喻事細微也蹶與蹶同介通作芥蹇蹇亡已亡已不止也蹇蹇

注見安帝建光元年蹇諤儗於儗音擬比也記儗人必於其倫方山冠其制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以五采縠為之樂人所服盖冠狗言皆是狗而冠者中詩一篇何等中去聲當也言王所行於三百五篇之詩當中那一篇與何篇可等比日中發日午時啟行晡時晡奔謨反日加申高宗諒闇商書説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注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亮一作諒陰古作闇蔡氏傳曰案喪服四制云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玄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鵪鶉之鵪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居喪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為信默不言則於諒闇三年不言為語復而不可解矣嗌痛嗌伊昔反咽喉也爾雅江東呼咽為嗌

質實　廣陵國名注見後主建興二年王吉鄉邪皋虞人龔遂山陽人

書法賀善賛曰昭帝初元即遣使問民疾苦繼書賑貸種食又書所貸勿收除今年租又書令勿出馬又書問民疾苦又書罷榷酤官又書減口賦錢然後虛耗之民始有生意昭帝於是可謂善繼矣光亦賢相矣哉○承皇后詔何不以專立君累光也兩漢之世書迎書立者十書承皇后詔惟光而已詳呂氏辛酉年

葬平陵一統志云平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北一十三里○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群臣奏太后廢之

昌邑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超擢拜官龔遂諫請逐之不聽太僕丞張敞亦上書曰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又不聽大

將軍光憂懣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吏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劍

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
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
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内昌邑羣臣安世將羽林騎收
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
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太后盛服坐武帳
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
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令讀奏曰丞
相臣敞等昧死言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
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
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内所居傳舍受璽大行前就
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内昌邑騶宰官奴與居
禁闥内敖戲發樂府樂器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内泰
壹宗廟樂人悉奏衆樂與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亂
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
令復讀曰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
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

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滛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宗廟重於君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邸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涕泣而去群臣奏請徙王賀房陵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户國除為山陽郡昌邑群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髡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

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

集覽鴻範傳鴻與洪通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其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劉原父曰傳本云下人伐上而勝自以不欲分明道之故改云臣下有謀上者漢之傳謚常為孝者謂漢家相傳謚號皆加一孝字其所以然者以下文所云也不得旋踵旋回轉也踵足跟也謂不得會議者去九卿百官表漢以太常光禄勲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為九卿後魏以來卿名雖仍舊而所莅之局謂之寺因曰九寺見白太后見形甸反白奏也見太后而奏之母内毋禁止之辭内讀曰納卒有物故自裁卒倉没反急遽也物故死也裁度也恐昌邑王忽自裁而死殺主殺讀與弑同斬衰衰亦作縗倉回反喪衣也杜預曰衰在胷前衣長六寸愽四寸直心衣裳皆用

極麁生麻布旁及下際皆不緝故名斬衰其服三年苴杖用竹居道上初被微在路上時受璽大行前史記李斯傳大行未發注行如字人主之喪曰大行風俗通曰天子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如淳曰大行不反之辭也李善文選注周書曰謚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音下孟反就次發璽發開封也次謂喪次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出次俳倡俳諧戲也倡女樂也漢書詼笑類俳倡泰壹注見武帝元光二年太一蒙宮人名使者旁午索隱曰凡物交橫為旁午故劉向傳注蜂午雜沓也顏師古曰謂使者分布也案唐書白居易傳諭問旁午注云旁去聲五辟辟刑也音闢墨劓剕宮大辟是謂五刑墨謂刻其額而涅之劓謂割其鼻剕謂髕去膝蓋骨宮謂淫刑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謂處死也璽組璽注見周赧王四十一年組注見漢王劉邦元年金馬門注見武帝元光五年王行行胡孟反言

之也湯沐邑注見高帝十二年髠為城旦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髠為城旦白令屬下句建白於太后然後令勝授尚書長信少府長信皇后宮名少府職掌其宮本名長信詹事景帝更名長信少府平帝更名長樂少府

正誤

自裁令按裁猶引決謂自殺也顔書裁劓也殺主令按言殺者常詞究其義乃為誡耳如字讀亦通使者旁午今按旁如字

質實

夏侯勝魯國人房陵縣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四年王式東平新桃人

發明

賀已正尊位而猶書昌邑王者不予其帝也夫廢立非國家之得已以光之忠赤故武帝拳拳於託孤觀其擁昭立宣則光之大節可知然惜其不先審昌邑之為人率然立之況其狂縱素著漢朝豈無一人知其所為必至於不可奉宗廟乃始廢之哉此則光不學無術不能知人之過爾

綱目儻不書昌邑有罪則光之心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乎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考證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九字誤書當去之○謹按漢書昭帝始元四年立皇后上官氏元平元年昭帝崩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賀受皇帝璽綬尊皇后曰皇太后已而昌邑無道光率群臣奏太后廢之迎宣帝入即位皇太后歸長樂宮黃龍元年元帝即位尊爲太皇太后建昭二年閏六月崩此上官后之始末也今提要因通鑑舊文誤書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於病已入即位之下宣帝實未嘗尊之當依漢書去此九字而以黃龍元年元帝尊之爲正

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日遭巫蠱事太子男女

妻妾皆受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令乳養日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予女事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是吉奏記光曰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

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也而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七月光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承祖宗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迎曾孫就齋宗正府明日入未央宮見太后封為陽武侯群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集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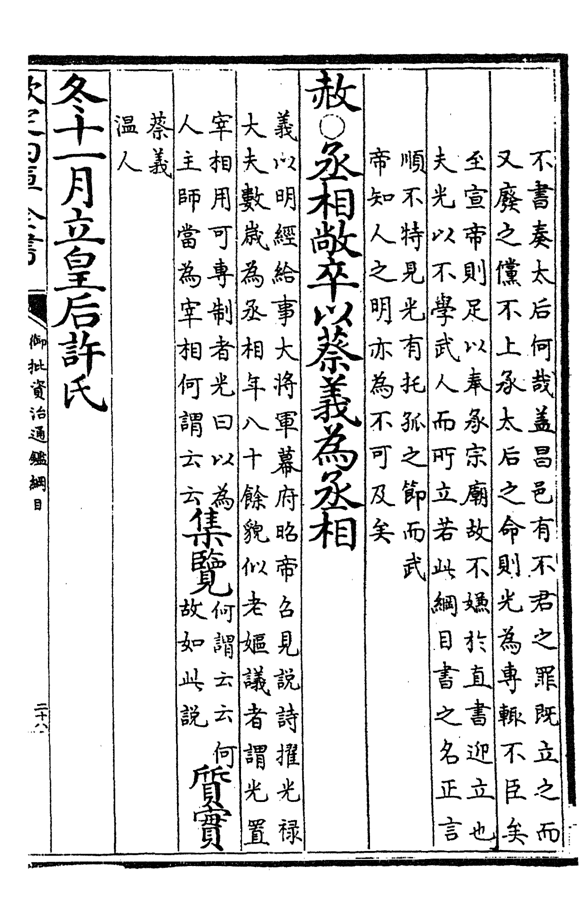
良娣太子之妃有三等曰妃曰良娣曰孺子史皇孫以外家姓稱之曰史病已已止也夙遭屯難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速差也後改名詢分條中都官詔獄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漢儀注云長安中諸官獄三十六所非一人所能治故分使疏錄之上屬籍宗正上是掌反

進也上宗屬之籍於宗正也宗正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宗室親屬名籍掖庭令職掌後宮貴人采女事暴室嗇夫漢官儀曰暴室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顏師古曰暴室掖庭主織作練染之署也取暴曬為名耳或作薄室案薄亦暴也今俗語亦云薄曬蓋暴室職務既多因以置獄主治罪人故往往云暴室獄耳然本非獄名其屬官有嗇夫一人以閹官為之亦猶鄉縣之嗇夫也㵐中翁姓㵐名中翁東海人也㵐方目反中讀曰仲游俠荀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索隱曰謂輕死重氣如荆軻豫讓之輩游從也行也俠挾也持也言能相從游行挾輔之事也又任俠注見武帝元朔二年蓍龜蓍音尸蓍蒿屬史記龜策傳太史公曰王者決定諸疑參之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又傳曰上有擣蓍下有

神龜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耩古捆字質實丙吉魯國人張賀杜陵人安世兄宗正德劉德楚元王交之後為宗正令故云東海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陽武縣名注見秦始皇二十九年

書法賀既書即位矣書昌邑王何不君也故以太后書其書之何不以專廢君累光也是故不以專廢君累光則特書奏太后不以專立君累光則特書承皇后詔然則曾孫之立不書承太后詔其許光以專立歟上書光率群臣奏太后矣不再書光則蒙上文而已

發明昌邑之立書光承皇后詔其廢也書光率群臣奏太后至宣帝之立則直書迎入即位而


不書奏太后何哉蓋昌邑有不君之罪既立之而又廢之儻不上承太后之命則光為專輒不臣矣至宣帝則足以奉承宗廟故不嫌於直書迎立也夫光以不學武人而所立若此綱目書之名正言順不特見光有托孤之節而武帝知人之明亦為不可及矣

赦○丞相敞卒以蔡義為丞相

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昭帝名見說詩擢光祿大夫數歲為丞相年八十餘貌似老嫗議者謂光置宰相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 集覽 何謂云云何故如此說 質實 蔡義溫人

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為皇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胡氏曰宣帝側微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舍之而心屬光女不逆理乎光雖未言而意欲其然也以其不封許廣漢則知其愠許后之立矣妻顯邪謀蓋肇於此此霍氏之所以覆宗也歟

集覽 知指知求故劒意廣漢刑人許廣漢乃天刑之人也記曲禮曰刑人不在君側注為怨恨為害也王制曰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公羊傳襄二十九年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云刑人不自賴也疏云猶言不自重似若世人名輕賤之物云非可賴也又注見桓帝延熹九年天刑之人側微側陋微賤時妻顯霍光之妻名顯事在宣帝本始三年至地節四年事覺伏誅

書法義見立皇后張氏惠帝五年

太皇太后歸長樂宮初置屯衛

書法歸者何順辭也太后遷辭二太后遷歸某宮者順辭也遷太后于某宮者逆辭也終綱目書太后徙某宮二晉穆帝升平元年崇德褚氏唐文宗開成五年積慶蕭氏書太后遷某宮一後周辛亥年漢太后書太后歸某宮一是年上官氏書太后居某宮一唐憲宗元和十五年興慶郭氏皆順辭也

戊申 中宗孝宣皇帝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

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

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之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

書法 書請何光為恭也歸則歸耳何請為自是六年無聞焉光之心可知矣故書請譏之

夏四月地震○鳳凰集膠東赦勿收田租賦質實 膠東國名注見景帝三年

書法 光嘗祠鳳凰矣今而鳳凰集則光意也自是而書鳳凰者又五焉何帝世之多鳳凰哉至為之赦亦誣矣綱目書免天下今年田租四詳昭帝始元二年此以鳳凰集故則非出於恤農矣

追謚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考異追上漏圈子

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

質實 湖縣名注見武帝征和二年

書法 於是詔議故皇太子謚有司請謚太子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漢初公議猶凜凜也自帝始尊私親其初猶曰考曰后而已未幾而尊曰皇考焉自是以後無不皇者矣哀之共皇桓之孝穆皇孝崇皇靈之孝元皇孝仁皇帝啟之也

以黃霸為廷尉正

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黄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名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集覽 痛繩羣下 痛切也繩治也如繩約物然不使跌宕也羣下即百司庶府廷尉正正長官也庭中稱平七制解庭中庭尉之中也稱平稱美其持法輕重適中

質實 河南郡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黄霸陽夏人

書法 武帝之世廷尉書張湯杜周譏也至帝始書黄霸于定國 地節元年 帝亦可謂能恤刑矣

己酉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

昭帝之喪大司農僦民車延年詐增僦直盗取錢三千萬為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

大將軍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義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死

集覽 子賓田延年表字乞之乞音氣與也

質實 田延年陽陵人 田廣明鄭人

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

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群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

阿繼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郡國皆立廟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集覽不道為句盛德文始五行之舞禮樂志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舞高祖作象武以除亂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五行舞本周舞秦更名五行孝景采武德為昭德以尊太宗廟孝宣采昭德為盛德以尊世宗廟其武德舞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

秋遣將軍田廣明等將兵及校尉常惠護烏孫兵擊匈奴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立號肥王復尚楚主生元貴靡公主及昆彌皆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兵五萬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救之先是匈奴數侵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廣明等五將軍十六萬騎分道並出以常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集覽 烏孫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嫁烏孫 **質實** 常惠太原人

書法 書烏孫兵可矣必書曰常惠護何不以烏孫敵漢將也綱目之脩內外之分而已矣

庚戌 **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 考異 按纂賦例曰以毒弒者加進毒字而不地注曰霍顯又加使醫字此條妻顯下漏使醫進毒四字

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氏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謂衍曰將軍素愛成君欲奇貴之今皇后當免身若投毒藥去之成君即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共之衍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幷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胡氏曰顯弒天下之母而光不發覺則是與聞乎弒矣欲免於禍得乎哉史稱沈静詳審乃至於此富貴生不仁可不戒哉

集覽　道無從為句道與導通引也從猶言由也免身案漢書身多作娠太醫大丸太醫少府屬官也丸即所謂圓子今澤蘭丸之類不忍奏上不忍猶言不敢

正誤　道道無從今按道猶路也從由也言無

由得貴其女猶張敞云其路無由也欲自發舉不忍奏上今按當於忍字句絶霍光恐妻得罪不忍發其弑逆之事於是獄吏奏上光命勿論淳于衍恐辭及其妻也

書法 書大將軍光妻何與聞乎弑也光既聞之不忍發舉則是與聞乎弑矣終綱目后書弑者三宣帝許后獻帝伏后元魏于后弑而書鴆二晉惠帝賈后唐肅宗張后

發明 霍顯邪謀行於幽闇之中其端甚微其惡甚大然光初不聞其事今直書大將軍光妻若與聞之者何哉光始焉不知後乃知之儻能即時討賊發其事而正其罪然後屏躬待命猶或可以自免既知而不發則是真與聞矣求免大惡之累得乎直筆書之非過貶也

葬恭哀皇后於杜陵南園 質實 一統志云杜陵在西安府城東南一十五

里樂游原

書法　西漢后不書葬此書葬何不合葬也故地之書南園於是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凡葬書地譏也葬非其地書地祔非其人書地名非其名書地宣許后書杜陵南園桓梁后書懿陵唐郭太后書景陵之側非其地也漢哀傅太后書渭陵唐武氏書乾陵非其人也漢和梁太后書西陵桓匽氏書博陵非其名也皆妾母稱陵終綱目后葬書地者七是年哀帝元壽元年和帝永元九年桓帝元嘉二年延熹二年唐中宗神龍二年宣帝九中二年皆譏也

夏五月田廣明有罪下吏自殺封常惠為長羅侯

匈奴聞漢兵大出耆老遁五月軍罷田順不至期詐增鹵獲廣明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烏孫

昆彌自將五萬騎與常惠從西方入獲名王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七十餘萬頭封惠為長羅侯於是匈奴遂衰耗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畜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所殺數萬級重以餓死人民什三畜産什五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集覽

不至期詐一本作許刊誤逗遛逗大透反遛力救反漢書音義曰逗遛曲行避敵也漢法兵行而逗遛畏懦者斬丁令即丁靈注見武帝天漢元年烏桓其先東胡也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破東胡其餘衆退保烏桓山因為號焉其俗無常居男女悉髡頭為輕便滋欲鄉和親滋益也鄉讀曰嚮舊漢書滋作玆

正誤

田順不至期詐增鹵獲今按當於期字句絶言田順不至所期之遠也初遣五將軍擊匈奴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田順入百餘里即止

兵不進故云 質實 一統志云長羅漢之縣名屬陳留郡宣帝封常惠為長羅侯即此東漢初省之故城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三十里

大旱○六月丞相義卒以韋賢為丞相魏相為御史大夫 質實 韋賢魯國騶人 ○以趙廣漢為京兆尹

初廣漢為穎川太守穎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為缿筩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更相怨咎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由是入為京兆尹廣漢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咸願為用彊仕無所避廣漢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其發姦擿伏如神京兆政清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集覽 缿筩音項同缿

若今戯錢𢧐鉼為小孔可入不可出筩斷竹也如今官受密事筩也或鉐缿筩皆為此制而用受書鉤距廣漢本傳曰鉤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晉灼曰鉤致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鉤距也毛氏曰鉤距如釣鉤之有距吞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鉤索其隱情也發姦擿伏顔師古曰發謂動發之也姦究也擿挑伏隱也謂為姦而隱匿者必為擿發之

質實 趙廣漢蠡吾人頴川郡名注見靈帝中平二年

辛亥

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赦

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倹及霍后立轝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

大縣絶矣

書法立后書氏恒也書大將軍女何權所在也而許后之所以弒益著矣故權在於光則以大將軍光女書權在於莽則以安漢公莽女書平帝元始二年終綱目立后書某女者二而已

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胡氏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静而動陰盛而反常也然不能終動與天同也不過為妻道不得而臣道不寧之象耳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專權又弒許后而立其女以丕咎徵著見如此而不知戒宣帝詔問經學舉賢良亦無敢端言其所以然者使宣帝恐懼祇戒以象類推求

而有以善處之則霍氏異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書法 於是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大異也其為霍氏陰盛之證明矣而經學賢良之對無及此者何哉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而書求言者纔八是年地節三年元帝初元二年成帝建始三年順帝陽嘉二年再書桓帝建和元年元嘉元年世主之以變為玩者多矣綱目之書地震自隋書天下地震之外未有大於此者也終綱目宗廟書壞三是年唐玄宗開元五年五代壬子年蜀

發明 去春書霍顯弒后今書立光女為后至夏四月則書地震山崩壞祖宗廟蓋近在閱月之間其為霍氏明矣夫地為臣道宜靜而震至於壞祖宗廟者不可以主祀之證也綱目據事直書雖

不明其證而證則在其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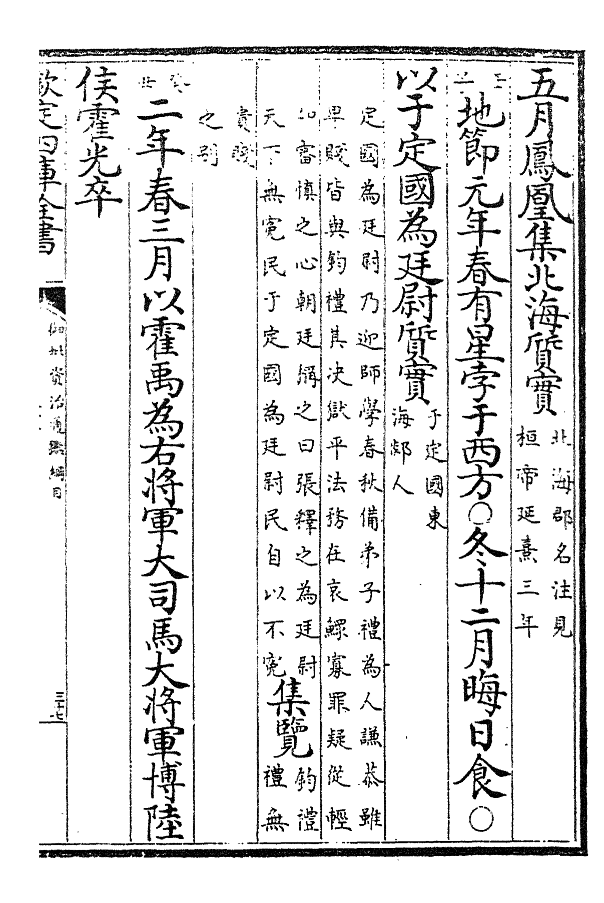
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黄霸為揚州刺史

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

集覽 誤相字於前相去聲誤道君字為相字於宣帝之前出道上語嘗朝見而出外以主上之語道與人

正誤 誤相字於前令按顔師古注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於君前也

書法 自初置刺史武帝元封五年至是三十七年書黄霸


五月鳳凰集北海質實北海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三年

地節元年春有星孛于西方○冬十二月晦日食○

以于定國為廷尉質實于定國東海郯人

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為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集覽鈞禮禮無貴賤之別

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為右將軍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

大將軍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諡曰宣成賜葬具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胡氏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卒生禹雲山等僭亂之心宣帝亦有以致之也

集覽 疇其爵邑張晏曰律非始封十減二疇等也言不復減其爵也邑謂食品者二戶顏師古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無有所與音預復除其賦役世世無所干預

夏四月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不

能得乃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鳳凰集魯大赦質實魯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

書法於是三書鳳凰再為之赦而加大馬帝之自欺甚矣

○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

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輙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輙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

稱中
與焉

集覽

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為句漢舊儀密奏皁囊封板故曰封事魏相奏封事不能自達因廣漢以進譏世卿公羊傳隱三年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者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不當世為其秉政久必奪君之威權惡宋三世為大夫公羊傳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卒生簒弒故君子疾惡之魯季孫之專權季孫行父魯公子季友之孫是為文子文子子季孫宿是為武子武子孫季孫意如是為平子專魯之權卒逐昭公通籍顏師古曰籍者為三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禁省相應乃通出入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

許伯即許廣漢案七制解伯名廣漢魏相先嘗因許伯奏封事今又因以建白上前而除去副本至于子孫貢父曰謂賞賜逮及子孫耳非謂侍中尚書至子孫不改易良二千石良循良也二千石謂郡守諸侯王相漢官儀云二千石俸月百二十斛又有真二千石月百五十斛如淳曰律二千石俸月萬六千真二千石月二萬案是三萬錢則是真二千石也選諸所表選用嘗蒙增秩賜金進爵所推表者

質實

一統志云長信宮在西安府咸陽縣境渭水南史記秦始皇初居長信宮即此樂平縣名注見晉懷帝永嘉二年

書法

特筆也自相給事中而幾事皆得以燕見言之矣故劉章入宿衛而呂氏之柄分魏相給事中而霍氏之權失綱目皆特書之

匈奴壺衍鞮單于死弟虚閭權渠單于立

時漢以匈奴不能為邊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單于喜謀欲和親

甲寅 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内侯

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効其賜成爵關内侯秩中二千石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虚名云

集覽流民自占占去聲韻會載隠度户口來附本業曰自占漢書注自隠度口數而著名籍也秩中二千石索隠曰中滿也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滿二千斛漢官儀云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崔浩云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蓋千八九百耳郡國上計長史守丞劉貢父曰郡使守丞國使長史皆一名也故總言郡

國上計長史守丞後百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史如郡丞又邉郡有丞有長史長史上計無疑矣長史者通于令丞尉之稱與守丞連言之說不可不兩顧師古曰凡郡國皆掌治民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絶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論課殿最歲盡遣詣京師上計上計者奉上户口錢穀之數也周禮小司徒歲終則令郡吏致事注致事上其計簿也上時掌反楚辭大招篇發政獻行禁苛暴文公集註獻行令百官上其行治如周禮令群吏致事漢法令郡國上計

夏四月立子奭為皇太子

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輙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集覽保阿保護阿倚太子之人

五月丞相賢致仕

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黄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

書法 書致仕何予知止也武帝之世宰相往往誅死賢首致仕可謂過人遠矣故綱目喜書之

書致仕始此終綱目書致仕二十二是年韋賢和帝永元十三年呂蓋晉成帝咸康四年顧含宋壬辰年何尚之梁己酉年魏揚椿唐高宗咸亨元年劉仁軌許敬宗弘道元年李義琰中宗嗣聖四年韋思謙二十一年朱敬則神龍二年唐休璟李懷遠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宋璟德宗貞元二十一年韓全義憲宗元和二年杜佑武宗會昌三年仇士良昭宗大順二年楊復恭乾寧元年鄭綮二年韋昭度昭宣帝天祐四年蘇循五代丁亥年唐周玄豹辛卯年吳宋齊丘戊戌年晉范延光而書請致

仕者一杜佑書以致仕者四楊復恭韋昭度周玄豹宋齊丘

六月以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

發明　韋賢老而謝事足見保全大臣之意其視武帝世非戮辱不去者大有逕庭至於丙魏輔政並書于册則帝之用人又可觀矣

以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考異以上漏罔子兄上漏廣字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集覽示陋為句言示天下

以淺陋也質實一統志云平恩漢之縣名屬廣平國東漢廢之故城在廣平府曲周縣平恩鎮疏廣東海蘭陵人

大雨雹以蕭望之為謁者質實蕭望之東海蘭陵人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下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時上博延賢俊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罷所白處奏皆可

集覽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仲馮曰此共是一條不當中斷其文高者令丞相御

史試事次者令中二千石試事歲滿則各以狀聞奏也下者報聞罷本作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所白所處所奏

書法　書雨雹多矣未有書大者書大雨雹始此終綱目書雨雹二十四詳景帝二年而書大者四是年新莽己巳年靈帝中平二年獻帝初平四年

秋九月地震詔求直言省京師屯兵罷郡國宮館假貸貧民

詔曰乃者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右將軍屯兵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

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

集覽 池籞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且勿算事高帝初為算賦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一算女子年十五至三十不嫁者五算如淳曰百二十為一算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且勿算事者不令出算賦不給傜役也

書法 書美之也綱目書地震一百一而書求言者纔八帝居其二焉本始四年是年帝可謂遇災而懼者矣書求直言始此終綱目書求直言五是年順帝陽嘉二年梁丙戌年魏唐中宗神龍元年石晉戊戌年書求言一梁己未年魏書開言路一後唐乙未年書詔言事四靈帝建寧二年晉元帝大興二年齊己未年齊主戊辰年魏主書詔極言三明帝永平八年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五代乙卯年周世宗書詔陳過失二成帝河平元年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書詔上封事一五代辛亥年周太

祖

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

霍氏驕侈縱橫太夫人顯僭擬踰汰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既親政魏相給事中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吏民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壻未央衛尉范明友中郎將羽林監任勝長樂衛尉鄧廣漢為他官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

之集覽城門北軍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内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付北軍尉治之胡越騎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越騎校尉掌越騎如淳曰胡人越人内附以為騎兵也

書法特筆也而霍氏之權盡收矣故書罷其屯兵而霍氏之誅決矣書觧其領軍而元乂之誅決矣齊乙巳年魏皆特筆也

冬十二月置廷尉平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罔寖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

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寃傷之上在閭閻知其若此會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絶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人血流離刑徒比肩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鍜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酷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寛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

世上善其言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忌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集覽 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顏師古曰人有犯法或見或知而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亦有罪并連坐也緩深故之罪時武帝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比況比例也況譬擬也記王制篇疑獄比以成之注已行故事曰比比音必利反郡國承用者漢書作郡國承用者駮姦吏因緣為市姦詐之吏旁緣弄法受財若市賈交易傅生議顏師古曰傅讀曰附予死比與死例相比況也泰有十失一羞文學二好武勇三賤仁義四貴獄吏五罪誹謗六禁妖言七感服先王不用於世八忠

良切言皆鬱於胃九喜虛譽十蒙寶禍上下相毆毆與驅同上而朝廷下而郡縣上而官長下而僚屬皆相毆迫以苛刻從事深者獲公名深文者得奉公之名稱平者多後患持法平者厥後反多患害大辟之計大辟死刑計算數也鍜鍊而周內之內讀曰納吏之內人於罪中猶工冶陶鑄鍜鍊成熟也奏當之成崔浩曰當處其罪也案奏當所應郡國讞疑獄皆處當以報之文致之罪以文法致人於罪謂之文致嚴延年傳文致不可得反注致至密也言具文案整齊反音幡畫地為獄議不入指畫地為獄戶雖知非真獄人且擬議而不願入也刻木為吏期不對雕刻木偶為吏人雖識非真吏且期望而不對也路溫舒傳注期猶必也廷尉平漢書注平音病平其不平也季秋後請讞讞魚列反議罪也用季秋議罪順時殺之氣比況今按比當作毗至切集覽於武帝元狩也

正誤 六年法比所音是也必一切乃比及之比

質實路溫舒鉅鹿人

侍郎鄭吉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質實鄭吉會稽人

車師王與匈奴結婚教匈奴遮漢道侍郎鄭吉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發諸國兵與所將田士合萬餘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吉等歸渠犂車師王畏烏孫匈奴更以王昆弟兜莫為王收其餘民東徙而吉使吏卒往田車師地以實之

集覽田渠犂渠犂即支渠犂西域國在輪臺東今屯田於此

書法此屯田之端也至神爵而後始書屯田

乙卯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質實一統志云博平漢之縣名屬東郡晉屬平原國隋初屬毛州改屬博州大業初屬清河郡唐屬博州貞觀初省入聊城天授初復置

宋景祐間徙治東南二十里寬河鎮即今治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東昌府

上初即位數遣使求外家至是得王熅及其男無故武賞賜巨萬皆封列侯熅

王熅之男

集覽無故武名也即

書法推恩外祖母始此自是新野君安帝太后母之屬皆不書書其始而已終綱目書外氏號

三傳平新野君 唐魯國夫人其二因卒見之

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

詔曰百姓遭凶而繇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今勿繇使得送終盡其子道

書法書志仁政也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

夏五月山陽濟陰雨雹殺人質實山陽郡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濟陰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雹大如雞子深二尺五寸

書法書雨雹多矣未有書殺人者雹至殺人為異大矣綱目書雹二十四書殺人一而已

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

詔曰父子夫婦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豈能違之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集覽蒙死蒙冒也子匿父母本紀作子首匿父母注首匿言為謀首而藏匿罪人也

書法厚人倫也故書美之終綱目恤刑之政書勿坐二是年元康四年皆帝之仁政也

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儒生語人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驚曰縣官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輔臣顓

政貴戚大戚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覺七月雲山明友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為列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霍氏秉權日久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

聞至是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坐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録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匹以為郎帝初立謁見太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後十二歳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班固曰霍光受襁褓之託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

霍之禍死纔三年宗族誅夷哀哉司馬公曰霍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鄉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加裁奪遂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醖釀以成之也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集覽 寠人子寠郡羽反又音廬貧無禮者季友魯莊公母弟公子友桓公之季子故稱季友有功於魯為上卿至文子武子世增其業後平子顓魯權卒逐昭公趙衰晉獻公時事公子重耳重耳出奔趙衰從後重耳反國是為文公衰為原大夫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衰之計策也後趙敬侯卒分晉國田完田敬仲完世家陳完陳厲公佗之子也後奔齊以陳字為田氏完卒

謚敬仲八世之後卒有齊國疇其庸疇等也言功臣子孫襲封與先人等也周禮民功曰庸國家為民立官故有功於民者曰庸廣朝句絶謂大朝會時博平君宣帝外祖母王媪輒報聞為句輒止也止於報聞而不見施行人為徐生人謂當時有人也為去聲助也徐生即徐福竄直突突者竈窻也更為曲突更改也曲則不直而火勢慢不音為句不俯九反猶言否則也灼爛者坐於上行行戶郎反列也救火而被燒炙者坐於上列以為郎郎注見武帝元朔三年若有芒刺芒草耑也刺七賜反如棘刺其背從容肆體從七恭反從容從任其容止不矜莊也肆體身體舒放也周公名旦武王弟也武王崩成王在襁褓中旦代其當國七年後還政阿衡殷太甲之相伊尹之號也蔡氏曰阿衡商之官名亦曰保衡陰妻邪謀陰與陰通庇也言藏匿其妻之邪謀無噍類噍齧也如淳曰言無復有活而噍食者

正誤

臣敞顧於廣朝

白發其端今按十字通為一句書三上輒報聞今按
毛晃韻輒每事即然也此義近之不可訓止人為徐
生上書今按毛晃增韻為亦山陽郡名注見成
訓與此義近之不必訓助**質實**帝河平三年茂陵
縣名注見武帝建元二年周公注見秦昭襄王
五十二年阿衡注見宗順帝昇平元年伊尹
書法賊未有不書主名者此其書曰霍氏何衆辭
也是故霍氏舉族皆反則書氏爾朱舉族可
誅則書氏梁辛亥年於是雲山自殺耳皆以伏誅
書謀上也故后亦以自廢為文謀反書氏終綱目
一而
已

九月詔減天下鹽賈令郡國歲上繫囚掠笞瘐死者以
課殿最集覽瘐死瘐音愈漢律囚以饑寒而死曰
瘐課殿最注見武帝元鼎四年課最

書法 帝於是可謂仁矣特書美之自帝有此令至齊而制立病囚診治之法庚申年皆良法也

綱目於恤刑之政書惠囚者二是年庚申年

發明 帝自親政以來所用之人已有可觀至於設施之間前此蓋嘗求直言省屯兵罷宮館貸貧民矣至是又詔減天下鹽賈嚴瘐死之禁留意政事若此欲不中興得乎詳而書之其美著矣

○以朱邑為大司農

邑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惇厚篤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

集覽 桐鄉嗇夫桐鄉即皖城古舒州也今安慶府是王介甫封

舒國公詩云當時我自愛桐鄉又詩云行問嗇夫多不記嗇夫注見文帝三年以愛利為行愛利謂愛人而安利也行言迹也

正誤 以愛利為行今按謂以愛人利物為事也

質實 朱邑舒人桐鄉即古舒郡注見獻帝建安四年皖城北海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三年

以龔遂為水衡都尉

先是勃海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勃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

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集覽 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潢池者潢汙行潦之水池也言如小兒戲弄兵器於潢池之中平之不難也唐宣宗時雞山群盜起詔討之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也亦倣此說 質賓 勃海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八年南皮

丙辰 元康元年春正月初作杜陵 質賓 杜陵注見元帝初元元年

書法書初何緩辭也恭哀后之葬南園久矣於是始作杜陵則書初世祖即位二十五年始作壽陵則書初明帝即位十五年始作壽陵則書初

○三月赦以鳳凰集甘露降也

夏五月追尊悼考為皇考立寢廟

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於是立廟范鎮曰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為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程子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

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為齊衰不杖期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期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然禮謂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曰既為人後則所生之父母者今為伯叔父母矣然直曰伯叔父母則無以別於諸伯叔父母而見其為所生之父母故其立文不得不爾非謂既為人後而猶得以父母名其所生之父母也

集覽　齊衰齊音咨衰倉回反杜預曰衰在胸前衣長六寸博四寸其服三年齊緝也衣裳冠制並如斬衰但用次等麤生布緶緝其旁及下際

皆齊者曰齊衰不杖期杖期不杖期服制與齊衰同但用又次等麄生布記問喪篇杖者何也曰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以尊者在故也

殺京兆尹趙廣漢

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強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脅丞相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収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上惡之下廣漢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廣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

集覽

蠭氣蠭讀如鋒言鋒鋭之氣難犯也韓王信傳因其蠭而東嚮見事風生言其見事疾速不可當無所回避言不畏避也回如字讀禜畜姓名守關守去聲詁也

正誤

專厲强壯蠭氣令按字既作蠭亦必兼取蠭義蓋所用諸年少行事猝暴如蠭之群飛螫人鋭氣不可禦也守關今按守如字謂守待而不去也

書法

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

書殺

貶少府宋疇為泗水太保

泗水國名注見唐昭宗景福元年泗州

疇議鳳凰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故貶

質實

彭城縣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書法自少府貶耳何以書予疇也先是書鳳凰集三未有議之者於是鳳凰下彭城疇獨非之可謂特立之士矣綱目於鳳凰下彭城不書書貶疇予其議也

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復徵入守少府質實平原郡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

上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諫大夫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出諫官以補郡吏然朝無諍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

以尹翁歸為右扶風

翁歸為人公廉明察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

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觧輒披籍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入為扶風選用廉平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課常為三輔最其在公卿閒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温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

集覽 欲託邑子定國家在東海郡邑子謂同邑之子也欲以屬託翁歸用之不敢見見形甸反不敢令邑子出見翁歸此賢指翁歸也翁歸既去定國乃謂邑子云入為扶風入内地作扶風郡大守右職漢法地道尊右故高職曰右職

正誤 邑子今按此但謂同邑之人

質實 尹翁歸平陽人

莎車叛衛侯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為光

禄大夫

質實 莎車國名注見武帝元狩四年

上令群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於是攻劫南道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絶不通奉世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更立他昆弟子為王諸國悉平奉世以聞帝名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蕭望之以為奉世奉使有旨而擅矯制發兵雖有功効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乃以為光禄大夫

集覽 萬年莎車王名歃盟注見周赧王五十七年歃血

質實 馮奉世上黨潞人

書法 矯制雖討叛必書矯示民有君也綱目之修君臣之分而已矣

發明 莎車書叛不為無罪奉世破之不為無功然矯之一字終不可得而免也權其輕重而公其書法則功罪見矣

丁巳 二年春正月赦○二月立倢伃王氏為皇后

上欲立皇后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立長陵王倢伃為皇后令母養太子

夏五月詔二千石察其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租考異 提要無其字漢書詔文亦無其字

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

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亡由知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氷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天下頗被疾疫之災其令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集覽 可謂文吏文法也吏能如此則無愧於奉法矣析律記王制曰析言破律注巧賣法令者也飾廚傳稱過使客廚謂飲食傳謂館舍裝飾之以稱愜經過使客之意

書法 綱目書疫十五而書救災之政者二是年元帝和元元年世主之恤民者寡矣終綱目書州郡除田租者四是年殤帝延平元年桓帝延熹元年辛未年魏主燾境內災傷量蠲者二唐太宗貞觀元年憲宗元和七年

帝吏名詢

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

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

郡困之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上乃遣常恵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敎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還府輙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災變郡不上相輙奏

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

集覽 右地注見武帝天漢三年見感見音現顯

示之也不在顓臾而在蕭墻顓臾魯附庸國季氏為子孫憂欲伐之孔子説所憂者不在彼而在此言恐内變將作也其後家臣陽虎果因季桓子鄭氏曰蕭之言肅也墻屏也人臣至此加肅敬焉爾雅翼云

周人炳蕭使臭陽達於墻屋故曰蕭墻數條屬下句
數頻也顔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
馬休告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
者名吏休假曰告顔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
耳

發明 匈奴擾車師田者自常情觀之興兵誅討可
也魏相深見遠識諫而止之書詔鄭吉還屯
渠犂則戢兵保民之美可勝既哉未幾匈奴衰弱
終於臣服則車師之地果何關於勝敗之數乎

以蕭望之為左馮翊

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
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即移
病上使侍中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
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

即起視事集覽為左馮翊作左馮翊郡太守左遷諸侯王表左官之律韋昭以為左猶下也漢法地道尊右故謂貶秩為左遷

戊午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備盜賊毋下所賜書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以著其廢亡之效上乃知賀不足忌封為海昏侯質實一統志云海昏漢之縣名屬豫章郡東漢置建昌縣晉以海昏縣省入仍屬豫章隋屬洪州唐初於縣置南昌州尋廢州為縣仍屬洪州宋屬南康軍元陞為建昌州國朝復改為縣屬南康府故城在縣北六十里漢廢昌邑王為海昏侯就國築城於此

書法　於是帝即位十一年矣而賀尚存漢之俗猶厚也故書予之

封丙吉等為列侯故人阿保賜物有差

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絶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宫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初張賀嘗為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怔安世輙絶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詔曰朕微眇時丙吉史曾許舜皆有舊恩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子彭祖及吉曾舜皆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禄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瘉

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禄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絶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遷

集覽 自曾孫遭遇宣帝武帝曾孫也征和二年遭巫蠱事繫獄時丙吉治獄武帝以獄中有天子氣遣使欲殺之丙吉閉門不納獲免故云遭遇阿保之功有阿依保護之恩知狀句絶謂丙吉知此情狀微怔微知陵反杜預曰微始有形象而微也怔通作怪異也奇也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自故舊已下至於在郡邸獄中復役工作之人有恩者各以深淺報之

正誤 自曾孫遭遇令按曾孫時雖獲免未為遭遇當指掖庭養視屬籍宗正以後事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今按漢書宣帝號皇曾孫生數月

遣巫蠱事收繫郡邸獄丙吉為廷尉監憐曾孫亡辜使女徒復作趙徵卿胡組更乳養私給飲食視遇甚有恩註諸郡邸置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此蓋巫蠱獄繫故曾孫寄在郡邸獄復音服謂弛刑徒也有詔赦去其鉗鈦赭衣更犯事不從徒加與民為例故當復為官作滿其本罪年月日律名為復作

書法 推恩阿保始此然賜物而已未封也自是而後有封君者延光二年安帝王聖陽嘉二年順帝宋娥有封其子者永興二年桓帝馬惠子初其卒也至號為皇太后宋壬申年槐主燕竇氏癸巳年趙濤甯氏甚哉

夏六月立子欽為淮陽王質實淮陽國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陳州

書法 宣帝封立不悉書攄楚東平中山不書書欽何帝所愛欲立為太子者也故謹志之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以為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胡氏曰以宦成名立為

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既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猶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以至再屈師傅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憒憒有素疏廣瞷之已熟知其不可扶持而教詔也審矣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

集覽 祖道供帳 祖道注見武帝征和三年供帳漢書作供張注供居共反張通作帳供具張設也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事在元帝初元二年再屈師傅於牢獄而卒殺之師傅謂蕭望之也事在同上憒憒音古對反心亂也瞷之瞷音古莧反視也

書法 前稱兄子受矣此其不稱兄子何不以廣掩受名也請老常也在西漢為高節故並書之

書賜金遣歸榮之也終綱目書請老一而已書賜金三是年元康四年唐太宗貞觀七年皆予辭也

發明

前書丞相賢致仕由漢以來固未嘗有然猶曰仕至上公老病而去云爾至疏廣疏受方傳儲君乃亦勇於請老何哉在禮大夫七十致仕乃理之常漢廷諸臣知進而不知退戮死相望儻皆能如二子見幾而作何至不保其身哉賜金遣歸特書于冊蓋予之也

以潁川太守黄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

黄霸為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為條教行之民間勸以為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然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曰數易長吏送故

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坐法貶秩詔復歸潁川為太守以八百石居官

集覽 郵亭顏師古曰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鄉官鄉所治處也語次尋繹問他陰伏因語話之次摎尋紬繹雖其他陰伏之事亦問而知之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姦欺之吏因交代之際棄匿簿書盜去官物

己未 四年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勿坐○

右扶風尹翁歸卒

翁歸卒家無餘財詔曰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集覽 鄉正 鄉與

嚮通趣也

書法三輔未有書卒者卒翁歸録賢也異韓趙矣

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考異祖當作帝

凡三百十六人

書法賜金與復耳何以書嘉念功也書録功臣後始此終綱目書録功臣後六是年成帝永始元年平帝元始二年章帝建初七年安帝永初六年桓帝延熹三年立廟圖畫不與焉宣帝甘露三年明帝永平二年後主炎興元年唐太宗貞觀十七年

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卒賨富平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

謚曰敬

以韋玄成為河南太守質實 韋玄成平陵人賢之子

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為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狂不應名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

集覽 衡門之下顏師古曰橫一木以為栖貧者之居也陳國風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毛萇傳云衡門如字衡橫也沈云此古文橫字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文公集傳曰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為之

質實 一統志云扶陽漢之縣名屬沛郡東漢省之韋賢之後封

侯即此故城在徐州蕭縣西南六十五里

遣光禄大夫義渠安國行邊兵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絶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及帝即位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壹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然羌埶不能獨造此聞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疑其遣使至羌中與相結羌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安國

集覽 河西四郡酒泉武威張掖燉煌

皆河西之地羌說文羌西方牧羊人也續漢書云羌本三苗姜姓之别裔今河關之西南羌是也湟中地理志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塞外至允吾東入河一名樂都水本小月氏胡所居棄允吾縣名屬金城郡允音鉛吾音牙義渠安國使行諸羌義渠本西戎種名後因以為姓安國名也後書西羌傳涇北有義渠之戎使行並去聲春使巡行諸羌之地也諸羌按漢書注羌有百五十四種散處三河先零西羌種名也先音銑零音憐抵冒度湟水抵觸冒犯而前度交質如左傳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是也質音致

正誤 先零今按漢書先字無音只作如字讀

質實 一統志云湟中古西羌所居之地名漢置破羌縣屬金城郡東漢置西平郡晉宋為禿髮烏孤所據後魏置鄯州後周改置樂都郡隋初郡廢置鄯州大業初廢州置西平郡唐因之治湟水縣上元間沒於吐蕃號青唐城宋收復置鄯州尋改

西寧州元屬亦集乃路國朝置西寧衛屬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湟水在臨洮府蘭縣西一百八十里一名金城河一名河水源出大小榆谷之北與洮水浩亹河水合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下